

深度解读

划过故土的那道痕

高海平

留着喂猪。我们这群小脏鬼经常三两天洗一次脸，大人们也懒得理会，睁只眼闭只眼装没看见，洗了也是个脏，不如省点水。那时塬上的计量单位，粮食按粒，水得按滴。”语言虽有夸张，陈述的却是事实。村民一年365个日子，不断循环往复到山下的沟里去挑水，挑一担水往返最快纪录是45分钟。挑水已经占去了村民大量的时间，他还能做成什么。作者写故乡谭坪塬丝毫没有藏着掖着，完全是赤裸裸地展示。

作者在写故乡谭坪塬的风土人情时，每一个文字都是跳动的，都是激越的。他没有按捺自己的情绪，而是任其激情地、肆无忌惮地飞扬，直至渗透进故乡的任何一个犄角旮旯中。写到老爷爷、爷爷、父母、叔父，写到乡里乡亲，对所描写对象都倾注了满腔的激情。老爷爷爱骂人，越老越糊涂，逮谁骂谁。爷爷是改变全家人命运的关键人物，他遭受不公待遇时，不仅影响了自身，同时也影响了父亲和二叔。父亲原本成绩优异，最终却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二叔更是与那块土地格格不入的二胡爱好者。二胡如果换一个环境会有什么结果呢？作者写道：“就像一粒籽，鸟衔走了，还是风吹走，落在哪座山，长成哪棵树，这事鸟说了算，风说了算，唯独籽说了不算。”后来爷爷命运峰回路转，给作者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机遇。这一事件透视的是时代与人、土地与人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其次，作品字里行间透视出作者不屈的奋斗历程。出生于自然环境相对较差的谭坪塬，自小便有挣脱这块土地的觉醒意识。小学三年级迎来了命运的转折，爷爷到县城工作，作者也随之来到了县城

上学。出身农村的孩子，来到县城上学，不仅是环境的改变，更是心理上的改变，城乡之间的差别体现得非常明显。作者没有被一系列的不适应所难倒，相反成功逆袭，站稳脚跟的同时，还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很多事例印证了一个少年的坚韧和顽强。“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在谭坪塬和乡宁之间往来穿梭了整整13年。”60里山路，徒步差不多要走一整天。13年，60里路，多少个来来回回。不管刮风下雨，风雨无阻，留下的都是奋斗者的足迹。一次次的惊险旅程刻骨铭心，一次次与亲人的告别肝肠寸断。读这样的文字最容易被带入，被共情。还有住工业局宿舍的每一个夜晚，寒冷磨炼了意志，也激发了斗志。

无论条件多么艰苦，作者没有选择放弃，其意志之坚强，信心之决绝，让人叹服，这也是一个农村少年能够成功的秘诀。正应了郑燮那首《竹石》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再次，作品在记述故乡的风土人情时，一直葆有深刻的哲学思考，这种思考是在沉淀了多年之后的总爆发。故乡不是用来歌颂的，也不是用来抨击的，故乡是用来回馈和反思的。面对故乡的一次次呐喊式的求救，比如需要修路捐款等等，作者表达了极度的自责和愧疚——这时候是多么羡慕刘强东啊。自古道，秀才人情纸半张，只能用才华和识见对故乡进行理性的解析，赋予一定的正念，游子的乡愁才能得以纾解。

乔傲龙的散文集《故乡有此》慰藉了无数游子的心，尤其是作为乡党的我。

谁都有故乡，自呱呱坠地始，不管在故乡生活了多长时间，只要离开了那块土地，你的心总会时不时地想起它。记忆像一把犁铧，从故乡的土地上划过，留下的那道痕就是乡愁。

谁都有乡愁，不管当初以何种方式离开故乡，时日愈长，乡愁的思绪愈浓。有位作家说过，作家一辈子都是在写自己的故乡。即使抒写别乡异土，故乡的影子依然能从文字中捕捉到。因为故乡已经成为你生命的底色，根本无法抹掉。

乔傲龙的散文集《故乡有此》（三晋出版社，2024年3月出版），是一本味道纯正的乡愁散文。全书20多万字，基本上围绕着那个生他养他的谭坪塬来展开。能够以一本书的容量写故乡、写乡愁，在我读过的散文中也属仅见，看得出来，作者有多么的倾情和专注。记忆的犁铧划过故乡的那道痕，翻起了无数活色生香的浪花，读者饶有兴致地去捡拾、去赏鉴，从而产生诸多意想不到的惊喜。

首先，作品客观地呈现了故乡谭坪塬的地理风貌、人物风情。谭坪塬属于典型的黄土高原，干旱缺水是基本常态。在《人高水低的日子》有这样一段描写：“早上起来舀小半盆水，全家人轮着洗脸。洗过脸的水依然是水，倒在泔水桶里

特别推荐

领略经典文学的魅力

甘武进

《余华文学课》（漓江出版社，2025年4月出版）收录了余华的15篇文学随笔和1篇文学对谈。在书中，他对托尔斯泰、普鲁斯特等50位殿堂级作家进行分析，解读了《搜神记》《变形记》《百年孤独》等古今中外60多部文学经典。余华凭借专业作家的写作经验和对文字的敏锐触感，将经典作品中每个细节的出彩之处逐一剖析，让读者感受到经典文学的魅力与精髓。

余华的解读视角新颖且独特，常能挖掘出被读者忽视的细节与深意。在卡夫卡的《变形记》中，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的第一反应并非对自身身体变异的恐惧，“他

的焦虑不是去思索自己怎么会变成甲虫的，而是上班迟到的问题”。余华指出，这一荒诞的细节揭示现代社会中人们在生活压力下，对工作的过度依赖和焦虑深入骨髓，即便身体发生不可思议的变化，这种惯性思维依旧难以改变。

万卡是契诃夫短篇小说《万卡》里的人物，卡达是拉克司奈斯短篇小说《青鱼》里的人物。9岁的万卡总是挨打，90岁的卡达不能再刮洗青鱼……在解读时，余华提出“9岁的委屈和90岁的委屈”这一独特观点：无论是9岁孩子遭受的困苦、被人欺负所产生的委屈，还是90岁老人历经沧桑后面对孤

独、贫穷等感受到的委屈，表现形式不同，但本质上都是人类遭受真实痛苦的体现。文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能跨越年龄、时空界限，将不同个体的痛苦与情感展现，引发读者共鸣。

从小镇牙医到顶级作家，靠“很会阅读”走上作家之路的余华，以其深厚的文学素养、独特的个人视角，带领大家走进经典作品的奇妙世界。他常常通过自己的写作体验，迅速地发现作品中所蕴藏的艺术智性和审美效果。因此，他的这些读书笔记，闪耀着奇特的审美感受和艺术发现，洋溢着一个作家在职业阅读中的细腻与深邃。

龚明德素称文坛“福尔摩斯”，曲折的“破案”故事散落在一本本著述中。翻阅其《文事叙旧》（四川文艺出版社，2023年1月出版），文笔和内容都很喜欢。在序中，谢泳教授推崇作者是“在我这一辈吃新文学饭的人里，出道较早，最有资历，也最有成绩”，还称誉他和上海陈子善为“姜德明先生之后……新文学研究界掌故派的老大了”。

龚明德的勤奋是圈内人的共识，我不是圈内人，没有机缘当面与闻，我对他的认识和喜爱另有一途：那就是购买、阅读他的书。

不说以往买的，仅最近两年从杭州“徐志摩纪念馆”就买回了他的三四种书，题材老样，书名相近。如文汇出版社“聚学文丛”之《文事探旧》，上海辞书出版社《旧笺释读：现代文人书信考》，“开卷书坊”之《旧日文事》，青岛出版社“兰阁文丛”之《新文学旧事》。《新文学旧事》已在网上买了，且泛读过，但还是再次买了，而且贪痴地把剩余的9册一网打尽。

这9册书在龚明德赋予了外在的文字印记后，就显得特别珍贵了。如果仅仅是签名铃印，最多买两三本，自己藏一本“解馋”，其余则送给有同好的书友。我不但喜欢作者在扉页题写的名言警句般的话语，更喜欢他如老派文人惯常有的那一笔漂亮的毛笔小字。兹摘录一段，与读者共赏：“五四之后的三十年乃至六七十年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真是很有趣味的研读对象，以无功利弃尘俗私益之心态从事扎实的考察，既养心又可丰富见闻。”此段话可表明龚明德研究新文学的心态与旨趣。

龚明德的书需要慢慢阅读，慢慢品味。读龚明德充满考证与分析的文字，仿佛在读一部现当代中国文学史，一个个或熟悉或陌生的人

我的阅读

龚明德叙旧话文事

薛保平

物匆匆走来，一个个微小细节和悠远故事，依托他鲜活灵动的文字，呈现出生动活泼的画面，印证了许多迷离的事实。这些细节和故事在任何一部文学史中都会被忽略，如果没有龚明德披沙拣金般的发掘，将会湮灭无闻。《文事叙旧》中《鲁迅邀二萧到寓吃夜饭》文不长，却细致考证了萧红去鲁迅家吃过的一次夜饭的具体时间。萧红在长篇回忆录《鲁迅先生生活散记》中记录此事，是1934年10月1日在鲁迅寓所“‘夜饭’并聊天”。龚明德找来原始资料核对，结果发现《鲁迅日记》此日没有与萧“夜饭”的记载。龚明德又查萧红《回忆鲁迅先生》一文和鲁迅书信中与二萧相关的部分，从书信中查出线索，在《鲁迅日记》1935年11月6日找到了相关记载：“晚邀刘军及悄吟吃夜饭”，刘军、悄吟即萧军、萧红。龚明德几费周折纠正了萧红的误记。

龚明德把时间和精力用在这些小细节上，在别人或许看不上眼，但他却几十年来乐此不疲，甘之如饴。如今，文化名人的年谱层出不穷，读年谱有两大好处，一是比传记真实，二是较作品精简，有事半功倍之效。但编年谱至少有两难：一是事实难免缺漏；二是时序过于简略，以致许多年谱漏洞百出，为人诟病。

在这方面，龚明德是拾遗补阙的高手。在他的文章中“此可补某某年谱”是时常出现的词语。举一例就可知龚明德的心细如丝、考证严谨。文化名人赵景深结婚，鲁迅日记当日有往贺的记载。那天宾客近百人，其中不少日后有年谱的知名人士，如叶圣陶、沈从文，但两人年谱此日均空缺。贺玉波的文章《鲁迅的孤独》就记载了叶圣陶、沈从文参加了赵景深的婚礼。龚明德读到上世纪30年代的这篇旧文后，说此事“可放心地写入各自的年谱”，还亲自撰写了几十字的谱文。

